

中美建交 30 年，历经风雨坎坷，却始终破浪向前。从“乒乓外交”到“奥运外交”，以体育为媒介的民间往来在中美关系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篮球运动更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纽带，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交流——起步于 30 年前的盛夏

1979 年 8 月，来自美国职业篮球协会(NBA)的华盛顿子弹队(现称奇才队)成为第一支访华的美国篮球代表队。他们分别与中国国家篮球队和八一队进行了两场友谊比赛。此次访问虽然没有 1971 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破冰之旅”般的意义，但从小球到大球的变化，昭示着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更加成熟、更趋稳定。

6 年后的金秋时节，中国国家篮球队回访美国。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NBA—中国友谊之旅”。中国国家队得到时任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助理教练埃德·拜吉的培训，同时也从 NBA 传奇人物“红衣主教”奥尔巴赫和佩特·纽维尔那里得到了新鲜而又宝贵的经验。当年亲历者之一，执掌 NBA25 年的总裁大卫·斯特恩是中美两国篮球文化交流的见证人。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为能与中国球迷分享篮球运动的快乐而感到兴奋，不可否认，篮球拉近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美国华盛顿子弹篮球队在河南为小球迷表演。CFP 供图

美丽的梭罗河，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历史，我永远记在心里……
这首创作于 1940 年的印度尼西亚民歌《美丽的梭罗河》曲调朴实、优美，朗朗上口，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喜爱，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就在中国传唱，因此它也成为印尼文化的一张名片。60 多年过去了，“梭罗河”的原创者现在何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中爪哇的梭罗河畔，见到了它的主人——91 岁高龄的葛桑老人。
葛桑老人身形瘦削，穿着爪哇传统服装，精神矍铄，嗓音洪亮。1917 年他出生在梭罗，从小就有音乐天赋，19 岁时他创作了第一首格朗章(一种印尼民歌曲调)歌曲，之后参加了乐队，四处巡回演唱，以他俊朗的外形和柔和的嗓音在印尼音乐界崭露头角。《美丽的梭罗河》像所有格朗章音乐一样，曲调简朴优美，歌词平易近人，表达了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这首歌曲也让葛桑达到了音乐创作的顶峰。
葛桑在回忆该作品的创作时说，小时候，梭罗河十分清澈，两边绿树成荫，沿岸土地肥沃。他常在河里玩耍。梭罗河是爪哇岛一条重要航道，早年是商家贸易来往的重要通道。不过每到雨季，梭罗河便一改往日的温柔，波浪滔天，洪灾连连。这一切都给葛桑留下深刻的印象。梭罗河水养育了葛桑，赋予他创作的灵感。1963 年葛桑随印尼艺术团访问中国，演唱了《美丽的梭罗河》。

在印尼，葛桑被视为民歌的“国宝”级人物，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仍然保持着创作的激情。印尼祖国之声音像公司 2008 年 10 月推出了葛桑金曲卡拉 OK 专辑，收录了老人自 21 岁到 79 岁期间的作品，都是葛桑 71 岁至 85 岁期间的录音，而专辑的音乐电视则拍摄于葛桑 90 岁和 91 岁时。如此高龄还能参与制作音乐，在国际乐坛也属罕见。老人说：“正因为年纪大，才要多做点事情，表明自己还能为社会做贡献。作为音乐人，在推动、保护传统音乐过程中，我会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安慰。”
葛桑老人 90 岁诞辰时，梭罗市政府宣布该市为“格朗章音乐之城”，希望格朗章音乐成为沟通世界的语言。这对葛桑老人来说是莫大的鼓舞。格朗章音乐其实是用西洋乐器演奏的印尼音乐。乐器包括尤克里里琴(一种吉他型四弦拨奏乐器)、长笛、小提琴、大提琴等，传说在 16 世纪由葡萄牙水手带到印尼，后来结合印尼本土文化，演变成印尼独有的乐风。如今这种传统音乐似乎没有流行音乐那样受年轻人喜欢，面临着艰难处境。葛桑老人说：“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她的音乐，格朗章音乐是印尼独有的，所以值得为它付出。音乐是自由的，年轻人喜欢流行音乐没什么不好，只是希望有人把格朗章融入现代音乐，传承下去。”

篮球，让我们彼此亲近

廖政军

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两国领导人之间也延续了“乒乓外交”的传统。1979 年初，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在华盛顿期间，卡特总统特意为他 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精心安排了一场盛大晚会。了解到邓小平喜欢篮球运动，细心的主人还专门请职业选手在晚会上奉上精彩的篮球表演。

光阴如梭，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一场中美篮球交锋再次吸引世界目光。8 月 10 日，美国总统布什携家人在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的陪同下到场观战。当姚明和科比这些 NBA 明星同场竞技时，现场的中国观众对中国队和美国队都给予了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全世界大约有 10 亿人关注这场比赛。法新社报道认为，“如果想在中美两国间寻找共同点，篮球已取代了乒乓球。这是 21 世纪中美的体育外交。”的确，这场篮球比赛是加强中美交流的一次好机会，也是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加深友谊的一个重要场合。

姚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名片

对于 NBA 而言，全球化战略使得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联赛逐步走出美国本土，来到欧洲、亚洲，乃至中国。在斯特恩看来，NBA 全球化的核心在于不断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球员。目前，在 NBA 赛场上，已经有大约 20% 的国际球员，其中包括易建联、孙悦等中国球员。不过，知名度最高的中国球员还要属姚明，这个身高 2.26 米的上海男孩儿，在美国家喻户晓。在休斯敦，当地市民以姚明为骄傲；在洛杉矶，只要有姚明的比赛，场馆内就会用中英文双语解说。进入 NBA 以来，姚明以他特有的打球方式、幽默的谈吐及谦逊有礼的举止，改变了众多美国人心目中关于中国人刻板、拘谨的印象。

姚明身上折射出的中华文化的底蕴，让美国人耳目一新，同时也让美国人钟爱的篮球运动打上了中国印记，而姚明本身也因此成为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名片。姚明自己认为，“篮球是一种共通的国际语言，喜欢篮球的人遍布全球，从篮球开始我们成为队友和朋友，彼此了解，互相关心，融入到一个篮球带来的大家庭中。在这个大家庭中，球员都是平等的，而且大家都想更多地了解你，了解你的国家。我也得入乡随俗，尽可能多交流、多学习。”

NBA 中国总裁陈永正告诉记者，不少美国人正是通过姚明，才认识到中国的伟大，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产生向往，甚至爱上中国。火箭队老板亚历山大曾讲：“姚明将成为体育史上最伟大的明星”，“因为他背后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和亚洲人”。

体育——架起沟通和友谊的桥梁

姚明向记者谈起中美两国篮球交流的意义，他认为，信任



姚明在 NBA 赛场上。CFP 供图

外国人对待，我就是火箭队队员。”
体育无疆界。在斯特恩看来，美国 NBA 篮球所代表的体育精神，是进取、健康、有纪律、讲合作。这些体育文化的价值，无论在哪个国家都适用。

随着交流的深入，中国的体育产业也将得到飞速发展。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人的奥运热度不减。陈永正认为，“中国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人们对体育运动的需求在增强，奥运会也激发了人们对体育产业的热情”。

NBA 已扎根中国 20 余年，如今已有超过 4.5 亿的中国人通过电视转播收看 NBA 赛事。凭借着刚刚在华成立的美国本土外第一个实体公司，NBA 将更关注中国市场，希望通过 NBA 中国赛和篮球无疆界等活动，将篮球运动和相关体育产业推广到中国更多地区。

现在，将 NBA 与中方的从合作称作“篮球外交”也许不再那么贴切，因为开放的中国早已不需要一个特定载体才能与外界接触，但从乒乓球到篮球甚至橄榄球，体育仍然是中美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是增进两国人民之间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感怀夏威夷

张亦菲

几年前，我与夏威夷有过一次“亲密接触”，虽说只是浮光掠影式的观光，却领略了夏威夷的万种风情，也拾回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远离北美大陆的夏威夷，由 8 个主要大岛组成，直到上世纪 50 年代末才成为美国第五十个州。
夏威夷首府檀香山位于瓦胡岛上，是个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干净明亮的街道两旁不仅矗立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更有各种商店与商店以及各式各样的鸡毛小店排列其间，但看上去并不拥挤和喧闹。威基基海滩闻名遐迩，在细柔的沙滩上漫步，耳边微风习习，脚下浪涌清波；举目四望，到处是蕉丛椰林，茂树繁花；更远处，那宁静湛蓝的大海，叠青泻翠的峰峦与海岛蜿蜒过去，连接着白云舒卷的长空。在这海天一线、碧意弥漫的天地间，连那炙热的骄阳似乎也多了一份和煦与温馨。

夏威夷人常以“三宝”引以为自豪：气候宜人、空气清新、水质好。除了上苍恩赐的优

越自然条件外，严谨的环境保护观念和制度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护旅游生态环境和资源，这里不准建任何工业项目，法律规定，严禁捕鱼和狩猎，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漫步在绿意盎然的丛林到热气腾腾的火山口，再浏览熔岩形成的奇特山洞，听着火山女神的传说，欣赏着各种珍稀植物和鸟类，这真是一次人生难得的经历。
夏威夷的历史都写在岛上最古老的民族——波利尼西亚人热情奔放的歌舞和那些神奇的传说里。然而，有一段难忘的历史却写在珍珠港蓝色海面上飘浮着的朵朵油花中。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集结了大批飞机和战舰，对美国西太平洋重要军事基地珍

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此役，美军遭到重创，数十艘战舰被击沉，数百架战机被击毁，2000 多名官兵遇难，数千平民在火海中丧生。原本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持有幻想和不同看法的美国人，在硝烟中如大梦初醒，罗斯福总

统立即做出对日宣战的决定。
美国人民把珍珠港事件当成他们的“国殇”和“二战”胜利的起点。为纪念这段悲壮的历史，缅怀在战争中死难的将士，政府在“亚利桑那”号战舰被炸沉的现场建立了一座纪念馆。站在馆前的引桥上，清晰地看着那艘黑黝黝的战舰躺在海水下默默无语；平静的海面上飘浮着朵朵油花，在阳光的照耀下不断闪烁跳动着。这油花来自战舰被炸裂的油罐，它每天都有燃油往外渗出，迄今已渗漏了半个多世纪，据说，还将继续渗漏 100 年。

时光流逝，岁月沧桑。西太平洋的蓝色波涛渐渐抚平了人们心头的那份伤痛，而留下“亚利桑那”号战舰的钢铁残躯，正是为了那永不忘却的纪念。

博物馆仅有一间房

冯雁军

列支敦士登公国是欧洲著名的“袖珍国家”，又是名符其实的“邮票王国”。公国的邮政局，每年发售 700 万枚邮票，仅邮袋就重达 120 吨，公国的邮票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 8.2 万个客户，这里有数以万计的外国邮票公司通讯地址，并开展相互间的往来业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世界著名的“邮票王国”的邮政局，仅有一间整洁的平房和一个大柜台，但这里的一切都由电脑操作。

公国的邮票博物馆同样也很著名。该馆入口处有一写字台，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集邮书刊，墙上挂着一枚放大的复制邮票，面值是 80 瑞士法郎，画面上有几棵枫树，这枚邮票在 1980 年万国邮票博览会上获得过设计金奖，邮票前还摆放着奖杯。馆内摆放着两排展柜，一排展柜里摆放着印制邮票的活字版、邮戳等，另一排展柜里摆放着邮包、手提灯、喇叭等邮递员用具，两柜之间是一尊穿着蓝色邮递员服、身背邮包的老邮递员蜡像。四周的墙壁上，悬挂着该国

发行的所有邮票，从第一套邮票起到今天发行的 8000 多种，一枚不缺。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邮票及首日封也贴满了墙壁，五彩斑斓。馆内唯一的工作人员是一位金发小姐，她身着棕色上衣，戴着金丝眼镜，热情地同参观者打招呼。这就是邮票博物馆的全部，它容纳在一间仅有六七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是地地道道的“袖珍博物馆”。

一间房子一个人就撑起一座世界著名的博物馆，令人不可思议。“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说明，博物馆不一定非要建得那么大、那么阔，关键看有没有丰富的收藏内涵，有没有吸引人的强烈的文化魅力，“小而精”，同样可媲美“大而全”。博物馆政府可以办，民间个人也可以办，而且政府应在这方面予以大力扶持与倡导，这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培养公民素质、提升城市品位都是大有益处的。所有这些，也都是列支敦士登公国的经验所证明的。

国际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史克栋
电子信箱：gjfk@pd.people.com.cn

和友谊的建立往往是基于更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在这方面篮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五湖四海的球员和球迷聚集在一起，追寻篮球的乐趣和梦想。“我真的觉得篮球使这个世界变小了，当我在休斯敦参加社区活动的时候，大家并不把我当

日本京都郊区的岚山是名胜，可谓无人不知。可真的来到岚山还是遭遇了意外。

坐计程车直奔岚山脚下。走下汽车，迎面看见两脉青山夹着一湾碧水，几只白鹭掠过水面在幽谷中翩翩而去，纤细的翅膀在苍翠之间划出一线浅浅的悠长。这是 在许多镜头和明信片上看了无数次的景致。真的身临其境，还是不由得被满眼弥漫的苍翠感染出许多难以言传的触动。

沿着翠流旁的台阶拾级而上没入山林，先去看 过周恩来总理的诗碑。剩下的时间真正的只能走马观花了，就只好坐在车里慢慢走。好在开车的司机对岚山极为熟悉，也极为喜爱自己的家乡，一路开开、停停，轻声地为我们指点一两句，脸上一直都是由衷的微笑。经过竹林小道，经过神社，经过长满青苔的草屋酒家，经过柴门轻掩的私人庭院，渐渐地，我越来越多地看见那两个字——“嵯峨”。街角上，石路旁，常常可以看到“嵯峨酒家”、“嵯峨旅店”、“嵯峨旅游纪念品”……甚至还看见一块“嵯峨村管理委员会”之类的大牌子。我终于知道这岚山脚下的村庄名叫“嵯峨村”。一时间，他乡遇故知的兴奋让我忘了眼前美景，深深地沉浸在对这两个字的奇遇之中。又是一次似曾相识。又是一次深深的对似曾相识的感慨。记忆中，“嵯峨”这两个字，在现代汉语里已经很少看见了，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白话文中早已经基本绝迹。可是谁都知道，这两个字曾经在中国古典典籍里，在中国古典诗人的笔下反复出现，反复吟诵。

在《楚辞》的“招隐士”里有：“山气嵯峨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
在司马迁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也有：“于是乎崇山巖嵓，崔嵬嵯峨。深林巨木，崭岩参嵯……”
杜甫的五言律诗《江梅》的尾联是：“故园不可见，巫岫郁嵯峨。”

一直到了晚清，在诗人黄遵宪的笔下也还有这样的诗句：“战台祠庙巍然存，双阙嵯峨耸虎门。”
可是自从白话文以来，又自从简化字以来，和许许多多的方块字睽违久矣！岂止是睽违，早已经陌生到形同路人。所谓“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没有想到跨海而来，在岚山脚下，在这座优美如画的小山村里，我这个大半生操笔墨生涯，大半生写简体字的人，却和古老的“嵯峨”遽然相遇。

这遽然的相遇，让我忽然看清了自己和古典相隔了有多么遥远，岁月千年，海天相隔，一时间，五味杂陈，感慨万千。我告诫自己，这“嵯峨”不是那“嵯峨”，你不要一厢情愿，不要把别人的房舍当成是自家庭院。可是，“嵯峨”这两个字不断从街头巷尾闪现出来，和我擦肩而过，四目相对，欲言又止，视线一次又一次被扯断，扯出许多莫名的惆怅来。于是，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让“嵯峨”和这样一座如诗如画的小山村相依相伴不也是一种美好的归宿吗？可这安慰还是让人平静不下来，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牵肠挂肚：

当初，他们两个形影依依，远离故乡，跨洋越海来到这里，到底经历了多少坎坷和蹉跎呢？到底有过多少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冷暖呢？到底有过多少柳暗花明的峰回路转呢？

这样问过了，想过了，还是不行，和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心里还是翻来覆去地默念不已：

嵯峨……嵯峨……嵯峨……

旅人心语



仙人掌与蜥蜴(铜版画) 作者：雷纳托·古图索(意大利)